

國朝掌故輯要

清·林春熙輯

國朝掌故輯要

166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光緒壬寅夏月

國朝掌故輯要

星沙王先謙題

昌江岳雲
山館梓行

叙

昌江一靈傑之區也幕阜連雲得乾坤正氣積數百年而一洩故十三君子疊出其間生其後者既攬名勝又沐宋儒遺風縱不盡高言性道而鍾其靈秀必有矯然特出擅才學識三長者嘗觀邑志藝文如李嘗之古今評史李自芳讀史攷鍾靈史餘散草類皆以史學名家惟艾而康抗心希古以述史明道爲己任續綱目大全乃本傳不載豈有其目而無其書歟甚矣成書之難也林子雲區平邑續學士也生今之世用今之禮其志專主乎從周自開國以來金簡玉函凡有闕國朝掌故者博觀而約取成書

二十四卷顏曰輯要昔曾質之督學朱肯夫宮詹矣許云
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草志也瓶於私室浦起
龍嘗言之矣宋陳均記撰九朝編年備要記北宋九朝事
迹大抵據日歷實錄參以李燾長編而以他書附益之宋
熊克著中興小紀起建炎丁未迄紹興壬午以小別之明
非官撰也茲閱所輯年經月緯增簡刪煩綱舉目張有條
不紊殆變班陳之面貌步陳熊之後塵乎努力輯成定當
不脛而走風行海內矣後十餘年南海洗雪畊明府來宰
斯邑慨然搜羅文獻得是編而評之曰讀輯要二十四卷
具見本原自編年變爲紀傳大漢以後罕有精本輯要仿

依荀氏家法於國家經制能舉其綱一人一事有本有末足徵心得編成歲事請付之手民以惠學者日垂久遠是二評也足弁簡端矣而乃以序言屬予予何言哉恭讀論旨講求實學不廢舊章以策論經義取士並合中外政治史事藝學定爲程式舉二百餘年帖括之積習一舉而新之是誠識時務者所宜留心也林子纂言紀事匪直提中國之要時亦提外國之要將以擴中外一統之規而不徒以編年見焉此胡文定公讀通鑑舉要所以稱爲典要之總會也作者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若夫體制謹嚴別龍門而宗涑水不愧名山著述前二評已括其要矣

毋庸贊光緒壬寅秋七月清泉陳元凱敍

叙

天差而西歲差而東執堯典以測令世之天而天溷矣十
數湮九九河闊八軌禹貢以度今世之地而地錯矣韓子
謂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蓋稽古之事云然居今之世
策今之治則 本朝 列聖之書者舊之蹟可忽視乎墨
子之法夏也儒者訟言非之爲其反古也管子變周非盡
詭於周也而已基霸述之始荀子曰道過三代謂之蕩法
二後王謂之不雜苟之法後王也蓋取其切近而易於行
也所謂欲觀帝王之迹必於其粲然者乎 國朝政典肅
皇相積二百餘年矣祕館所登宿儒所采茲有專書從無

提要之作林子雲區追宗左史規通鑑體製成書廿四卷
顏曰 國朝掌故輯要竊嘗讀之殆有卓軼古今者乎古
有經無史司馬氏崩爲史例歷代因之曰書曰紀曰傳曰
志曰典曰畧曰紀要多借才異代以成一代之書林子生
於當代取當代貞元運會之故綜其行事裁以識斷起自
興王迄於 穆宗以 本朝爲疆畔是卽春秋尊一統
之義與今天下多故矣 天子刻意求才深悉時文靡敝
無當濟世之宜乃令預實學仿漢唐策士之條重試策論
設經濟特科俾天下士實事求是胥勉於有體有用焉甚
盛舉也而侈著作者輒編輯方言稗史異域奇書周布天

下謂以是博通中外則人才出也而人心已深受其惑矣
朴子惟兢兢於我朝聖訓尤節取名臣奏讞訖禮樂
兵農諸大政撮要審中務成完本一切嵬瑣不經之談削
不登錄豈第嚴體例哉以治法莫詳於是也嗚呼誠有志
於經世之畧乎然則處今世而言經世毋侈言變法也善
守法焉亦不變之變矣定鼎以來勝朝所不便於民者

列祖列宗已酌劑而釐剔之開國之天下不嘗大治
矣哉治開國之天下易不可治今世之天下揚子云眾務
紛錯懸諸天羣言淆亂折諸聖今日謀國者紛紛矣且務
談新法矣稽列聖之典行列聖之政以復列聖之

治將於是編有賴焉爰爲之叙以質諸當世之留心時政者光緒壬寅夏五月新化伍毓焜叙

叙

記曰剛日讀經柔日讀史揚子雲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史爲經翼顧不重乎士人潛修爾室博覽羣書上下數千年縱橫九萬里尙當體會胸中而資考訂况食毛踐土深荷君恩者哉國家醞恩厚德隻古無兩史臣載筆信而有徵矧聖祖仁皇帝高宗純皇帝又各屢降諭旨謂朕之政治天下人必共知之芻蕘之采士庶不遺胥是道也林子雲區績學士也歲辛丑出所編輯國朝掌故輯要二十四卷見示年經月緯攷覈翔明知其所守者約故能化泛濫爲謹嚴所守者卓故

能變繁縟爲精當洵足信今傳後垂示永久云光緒辛丑

冬十一月星沙張伯基拜叙

叙

自海禁潰弛遐荒驛騷內政外交日不暇給策時變者乃致意於興學育才謂當察千載盛衰之理衡五洲強弱之形因時制宜取長益短民智大啟國勢自張然而四庫所儲諷讀難徧新理日出轉譯滋多橫舍畔晤畢世莫究三年之艾庸有冀乎是故昔之著書也貴詳今之著書也貴簡黜破碎之習省迂廻之程惜其時力微諸實用簡則易從信不誣矣且夫宇內萬國載籍可考有政有教中國最先唐虞以來世禩綿邈因革損益史不絕書然未有如我朝聖聖相承重熙累洽功德之盛民無能名者也顧

史官載記中祕罕覩諸家撰錄卷帙繁重夫徒述先代之舊與探域外之奇而叩以本朝掌故則懵乎無所聞是何異戴高者不知有天推本者者自忘其祖徇人而遺亡守古而昧今吾未見其可也今林子是編以年統月以事隸日好學深思博觀約取書凡二十四卷而我朝二百餘年之紀綱本末釐然粲然一覽胥可得焉其於研求當世之務豈曰小補之哉長沙陳保彝叙

叙

史者編年紀事尼父春秋因魯史而成故曰述而不作自司馬史記變爲紀傳表書班氏漢書因之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卽初至必令撰名臣傳一人自是體益變文益繁例亦益增其間得失是非遂遞相掎摭而抄實錄皆作也非述也至溫公通鑑紫陽綱目釐正史例恪遵尼父眉目昭然庸儒淺陋又謂委巷憔穎之士不足編輯國史孰是說者匪獨不知班氏漢書陳氏三國志始皆撰諸私室並不知春秋左傳當年亦皆私藏越數百年而行世也林君雲區精粹史學弱冠嗜史取廿四史精義編